

魔鬼的追隨



法國莫泊桑原著  
張秀中譯

87  
51

法國莫泊桑原著  
張秀中譯

魔  
鬼  
的  
追  
隨

海音叢書之二

## 譯者引言

莫泊桑是個自然派的大作家，爲人所共知。他有一種勤勞的耐性，健全的身體，對於藝術工作，發生了很深的熱力；夜間則專就日常經驗所得的印象，從事日記。他是個銳敏的觀察者，能從日常生活中極細微的事物裏，發現極深濃的人生的意義，於人底每動作間，却極注意。他有一種優美而淺豁的想像；他底作品全是簡鍊而有趣味，精美而真實，他是美麗詞句的製造者，能用一句話形容出某人和其他人的不同來。他選一個簡單的事實和幾種特性，就能够把他鑄成一篇精美的小說。與福羅貝爾（Flaubert）同是在描寫現實注意到個人生活上，在這點是與同時的鄒拉（Zola）寫社會心理稍有不同。總之，他捉摸材料，持極嚴謹的態度；他描寫景物和人的個性，全有獨到的地方，他長於人生片段的描寫，不愧爲一

個偉大的寫實派的作家。

此篇是描寫精神錯亂最有魔力的一篇，去年暑假鄉居時爲遊戲隨讀隨譯的，本沒打算發表。後來有人索去要登載什麼刊來罷，或者說是有意使牠補白來，然而總未得補上，却鬧了一肚氣追要回來，因此也得罪下一次人，當我的短歌集曉風出版時，在書後便登了一個出版預告，今年大亂，交通絕塞，窮居北京，我的朋友逼着我將此稿校對了一次，便把前十頁投於晨報副鐫受檢，（藉此得些稿費）但音信寥寥，兩月有餘，這回事早忘在腦後，忽而晨報副鐫編輯先生徐志摩把牠寄了回來，信中說：『……篇幅過長，副刊稿件又多，懼不能即用，謹以奉還。但此書既已譯全何妨徑印單本出版，副刊稿費甚微，不足道也。』這時也不顧得怎樣便與全文訂在一起包收到了現在，此書付印，今天想起來可以說是受了這兩個啟示。

我這篇引言，不只是說這篇作品如何，有私人讀後的感想在內，有因

讀了此篇後私人對於現代人生應走的道路所發的一點議論在內；那末這篇引言就不免要犯些冗長的毛病，所以這篇拉雜的文字，也可以說是我讀了此篇之後寫下來的感想。

這篇偉大的作品，是用日記式的體裁，全篇充滿了恐怖的心情，是病的心理的解剖，是靈肉不一致的衝突，含着現代人生的苦悶，不但是切近我們現時的人的生活，也是世紀末的疲勞和精神的病的狀態之強而有力的表現。在功利唯物的時勢下，勿忙繁劇的近代生活中，無論何人，不能夠逃避出這個圈子。都會生活日盛，污穢了田園的清境，勢必勤苦勞累，激烈的競爭，不能謀生，人底有限的體力過勞之後，心身的病態不能不現出來。人底癲狂病不斷增加，人底壽命歲數減少，不能不說是生活疲勞的結果。不受極烈的不正當的刺激，治不了這麻木而醉迷的病症，如本篇內癲狂症流行病傳播，正是世紀末的一種生活疲乏的病的象徵。巴耳醫生使

布雷太太入睡，是催眠劑的刺激。七月二日裏，紛亂煩悶疲乏而缺少意味的生活中過活的鄉人們願意聽那僧人底說悲痛的山中的老歷史，也算是一種求刺激的現象。我們再讀了僧人那段言談，對於世間的態度又是何等的嚴冷而淡靜。八月十二日內記出沿著河的大太陽，及四日靈薇花壇上看見的爭鬥的巨人這兩段內，文字裏全帶出色彩的渲染，也是神經衰弱的現象，也正可以刺激我們的器官。心意薄弱，元氣銷沉，是世紀末的疲勞生活的特徵，試讀此篇中的——患瘡疾的衰弱，終日的恐怖，走路有人跟在腳後，舊疾復發了，死接近了，入睡時夢魔纏繞了，歐兒拉來到了，一層比一層，一步步逼近我們的生活，簡直是說到我們身上來了，刺到了我們底麻木的皮膚；因為我們底皮膚太厚了，所以五月十二日說：

(……………我們底嗅覺，比狗底遲鈍的多……………用我們底味覺僅僅地能勉強地辨別出一杯酒存底年代的滋味！)

因爲了腦力缺乏，意志薄弱，自然就減少了活動力，漸而成了一種病底憂鬱的狀態。此篇中處處全描寫到這種地方——全描寫到病底狀態。因爲人底精靈失去了。試看：

（我每夜如是，我方用鑰匙關上門；又渴咧，我喝半杯水，而我偶然看見我底水晶瓶是用清水一直滿到塞子口。）

和以後的幾段全是寫「透明的水晶瓶」的種種現象的。如七月九日有：  
（勝不住的困睡逼住了我，不久殘酷的猛醒追了來，我毫不感動；我底被單上不見水底痕漬，我就突進在桌旁了，貯藏着瓶子底白紗潔淨的在着。我開小繩，恐怕着跳動。有人早把水全喝了！有人早已把牛乳完全喝了！呵！我底天呵！……………）

這「透明的水晶瓶」，便是象徵人底軀壳，「透明的水」，便是象徵人底「情感」，「靈性」，「精靈」的。假如把人軀壳中的「靈性」等拿去，我們底

衣服整齊地包着我們的身軀，也是一件死而假的一個木偶呵！這又是何等深刻的象徵。而此段之末句說：——

（我要立刻起身上巴黎了。）

緊接着十二日有：——

（……………在所有的情形，我底顛狂染起狂病，而在巴黎二十四點鐘，足可以使我置於平穩。）

在這描寫中，由一個沉重而劇烈的壓迫裏，又把人底一種活動的本能表現出來。七月十二日裏有一段說：——

（一定的，為智慧底活動孤獨是有害的，我們必須，我們不斷地思想並且說話。當我們長久是自已的時候，空虛的幻影是要繁殖的。

在現代的時候，精神受了屈服，社會底需要和個人底需要得不到適當



的發展，所以在這湍急的生活之流中生活着的人們，感到許多束縛與煩惱，只要是不十分麻木的人。正如七月五中所寫：

（請你畫一個睡人，人們使之煩惱的睡人，並且小刀插入肺臟裏醒來的睡人，並且他喘氣，並且他將死，並且他不懂——那一切的煩惱。）

自然科學進步以後，器械發明，工場建立，而侵了田園的農村生活，替了家庭的手工工業。因此社會底範圍，一天比一天的括大了，組織也就一天比一天底嚴起來；組織愈嚴，分工的地方愈多，許多人變成了淡薄無味的一架機械了。人的發展失了自由，走不到正當的路上去，現在研究社會學者，全注意到了這點上；就是因爲一方面是個人人格底發展，一方面是社會全體底效率，二者得不到平橫而成了相反的形勢。人受了物質底束縛，精神上受了極大的損傷，成了憂鬱病，求安靜的心的要求便大了起來

，對於宇宙與人生或懷疑，或懸觀，也是免不了的現象，也不能不說是向死底路上走的苦悶。所以活潑潑的人生，充滿了生氣的宇宙，也全成了無味而淡薄的假象了。須知道：在這種擾亂的生活中，硬去求安靜；在物質科學發達的生活中，硬去妄想田園的生活之幸福，那正是致苦悶的原因，煩惱之網：我們欲免脫去這層精神底束縛，是要用內心底熱力，一直的向上衝去，實行精神奮鬥主義，是祇有活動，不停止的工作，如水流之不息，如波濤之奔騰，活潑潑，跳跳躍躍，呼，喊，才能減輕我們底擔負，才是生活底正當應走的路，以後的生活，不是靜的生活，是要作流動的生活，不是孤獨寂靜中的空想的世界，乃是要在擾攪紛亂的活動的生活中去探求人生底真義，如果是這樣，那末歐兒拉一篇便是求生之慾望與現世底縛束兩種力量相碰而發出的火花了，

歐兒拉是精神上的形體，是束縛精神底惡魔。殺人的精神比什麼都利

害。歐兒拉來了，鐵葉窗作好了，鐵門作成了，終久是歸之於放了火。逃出後躲在樹林中還說：

(……完全是深黑的，寂靜的，不動的；沒有空氣底一吹，沒有一個星星，一點也望不見雲層，但離在我底很氣悶的，很沉鬱的靈魂上着想呢。)

把心層深處的高番苦悶完全地盡量地發出來了。

最後那段，把太破壞主義痛快淋漓地說出，這是何等痛快！這種現象，人都稱之為精神錯亂，其實是精神異常。

這並不算什麼奇怪的事，因為天才近似狂人。外界的刺激太強了，神經精銳的人，不免要有幾分癲狂狂性啊！

這篇作品，當我初讀完時，總驚異覺得是莫泊桑所作的事情，因為與作者之平生的生活太相吻合。後來又從形式上看，此篇之前後很有次序

，很是整齊，所以難斷定是否是作者每天寫下來的日記。不過是否經後人之手加以整理的，就未可知了。我想這時又不是考據，也無法習考究，況且作品中總是有時代環境的影響，有作者的面目與個性及當時的一種直覺，我就就認為是作者每天寫下的日記，會作者的生活史看，也沒什麼不可的。關於莫氏此類作品還有——他嗎？(Qui?) 誰知？(Quisait?) 在水上 (Sur l'eau) 等篇，將來或者還有介紹給讀者的機會呢，不過這篇要算表現得最細密而深刻且力量最大的一篇了。

我的話說到這裏，已是不覺一大堆了，我不再想往下寫了。最後，希望讀者諸君將來把全篇看完以後，要我下邊這句話：(我說的這些話究竟對不對呢？)

民國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深夜在北京秀中

再之，這篇作品 Le Huit 乃成於一八八七年。因為莫氏晚年有

病狂的名聲，甚至試過自殺。一八九〇年，他那可怕的病，更形沉重，使他不得不中止著作。一八九二年，他完全癲狂了，結果被送到瘋人院裏去，這偉大的藝術家在那裡住了一年就死在一間小房屋裏了。這文當然與他的病態有莫大關係。有人也把他的發狂分作三個時期，在三部小說中看出來，就是：一，他嗎？二，歐兒拉。三，誰知？並且說這篇中的主人翁就是作者自己。我把我知道的這一點也寫在這裏。

——譯者——



五月八日——怎樣可歎賞的一天喲！我偃臥在草上整整地過了一朝，在我底房前；在蓋着房子底大楓樹底下，那樹滿遮着那房，並且滿掩着樹蔭。

我愛這鄉間，我願在這兒過活。因為和牠有關係，這些深而密切的關係，是因祖先生死之地而留戀，因自己的紀念和衣食而留戀，本鄉的口頭語，鄉人說話的聲音，土地底氣味，村莊底風味，還有自己的神色，對於這一切的習慣如食物然。

我愛我在那里生長大的我那房子，從窗間看見來因流走，沿着我底園子，在大路後面，幾乎到在了我家，自魯昂往哈埠去的大而寬闊的來因河，許多漁船漂浮過去。

左邊，魯昂，是廣闊的城，住有很稠密的老教堂的居民，他們是不可勝數的，脆弱的也有，慷慨的也有，都被大教堂的鐵尖頂統制着，鐘底響

聲在上午底壯藍的天空中充滿了，我聽見他們底緩緩的遠遠的打鐵聲，清涼之風又把他們底響亮的聲音送了來，隨着風。蕩動與鎮定，漸而高了，又漸而低了。

這是多麼晴朗的早晨呵！

將近十一鐘，一個長大的船，牽拖在一個旁的輪船上，大如一個蒼蠅，困難的氣喘着，一面噴射着濃烟冒犯在我底柵欄之前。

在空中飄蕩着的紅國旗的英國的兩個二檣船之後，來了一個壯大的蘇木的三檣船，完全是白色，出奇的潔白而鮮明，我敬慕牠，我不知爲什麼，看了如是多的船給我增了許多的愉快。

五月十二日——自從幾天以來，我有些瘧疾；我覺得痛苦，或者寧可我覺得憂愁呢。

從什麼地方來了這些奧妙的勢力，把我們底幸福變成敗興，把我們的



熱望變成煩悶？據說是面孔，滿帶着神秘之威權的看不見的面孔。在咽喉裏唱歌的羨慕着，我滿是快活地醒來了。——何故？——我沿河走着上了岸；在一個小遊之後突然憂愁着歸來，好似有些災難在家裏等候着我呢！——何故？——是一個冷顫正觸着我底皮膚，惑亂了我底神經，使我底靈魂憂鬱了嗎？是雲兒的形態，還是畫色<sup>畫</sup>，物景，在我眼前如此變化着攪亂了我底思想了呢？所有這圍繞着我們的一切，在我們身上，在我們底器官上，又滲入在我們底意像上，在我們底心裏。我們不凝視而看見了，我們不認識而微微地觸着了，我們不動而摸着了，我們不分別而猜着了，全是些模糊的印象——奇異的，不可解釋的。

何其奧妙啊，這些看不見的密秘！我們不能測量之以我們可憐的感覺，以我們底眼望去，也不太大，也不太小，也不太近，也不太遠，也不是星點似的居民，也不是一滴水似的居民，……我底耳朵欺哄了我，凶

爲在聲響時牠給我們轉移了空氣底振動。耳是仙女，她有改變動作成爲聲音的大功勞，由這變化就成了音樂的起原，吐出萬物底歌唱的抑鬱的憂悶……用我們底嗅覺，比狗底遲鈍的多……用我們底味覺僅僅地能勉強地辯別出酒存的年代的滋味！

啊！如果我們有些別的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還能在事物上發明許多呢！

五月十六日——我是病了，我的確是病了；上月起身時還好着呢！我有了瘡疾，一底殘酷的瘡疾，如能把我底靈魂入了軀殼，那末寧願患瘡疾的衰弱了。我不住地有這種可怕的感覺，不幸的恐怖來了；或是死逼近了，這個推知是無疑地從一個隱惹的不幸裡，正在血裏生呢，正在皮膚裡生呢。

五月二十五日——沒有一點變化啊！我那情況，真的，很奇怪的

慢慢地將近黑夜了，一個不可解的憂念纏繞住我，就如同爲我藏着可怕的威嚇呢。我赶快晚餐，就試驗着讀書；但一字也看不懂；區別字母也困難。我於是走到廣闊的客廳中，在一種昏昧的不可抵抗的恐懼壓迫之下，睡眠的恐懼和寢沐的恐懼。

有兩點鐘的工夫，我上我底屋裏去，很費力的，我上了兩鑰匙鎖，我推上門門，我害怕……怕的什麼？……至此我一點不畏懼……我開開我底衣廚，在沐底下看；我聽……我聽……什麼……是奇怪的  
一個簡單的憂鬱，或是一個循環的昏昧，少微充滿些血神經細絲底激刺，  
一個小小的攪亂在很不完全的動作裏，並且我們底很纖弱的活的機關中，  
或者能讓一個最欣喜的人成了愁悶的，一個最勇敢的人成了怯懦的嗎？以  
後我就睡了，我等候着困倦如等候劊子手似的，我恐怖地等候睡意來到，  
我底心跳打了，我底腿戰慄了；我全身戰慄在暑熱的被單裏，直到我忽然

到在安心的時候，如跳在一個水停滯的深淵中溺死一般，我覺不到安心，如同從前這不忠的困睡，隱藏在我底身邊，牠偵探我，牠將使我從頭上患病，將使我閉了雙目，將滅絕了我。

我睡熟了——許久——兩點鐘或三點鐘——以後作一夢——不是——一個同寢者抱緊我。我很覺得我是躺下睡著……我很覺得他抱緊了我，並且我見了他……我也覺得一個人靠近了我，注視我，摸我，上在我底牀上，跪在我底胸上，拿住我底頸在他手中緊握……握……用他底全力爲的是扼塞我底咽喉。

我，我爭論，但是被這至極的無能力縛住我，在這夢境中我瘋顛了；我要喊叫——我不能；——我要搖動——我不能；——我一面在喘着氣，我極可怕地試着翻身，踢倒這壓碎且窒息了我底東西——我不能！

倏然之間我醒了，使我癡狂了，出了一身汗。我點著蠟頭一看，只有

我自己。

在這個病勢底變化以後，她革新了所有的夜間，我究竟很安靜地睡熟了，一直到在黎明。

六月二日——我底情況又加重了。我有什麼法子？怎樣治療也是無效。不多時，爲使我底身體疲乏。我去呼吸輕而溫的新鮮空氣，充滿草木和葉子氣味的空氣。在脈管裡注入新的血液，在心裏注入新的氣力，我走上一個打獵的大路，就轉向布易地方，從一個狹小的路徑，進在參天高的兩排樹木之間，顯出一個在我與天之間的濃而綠的，幾乎黑了的頂蓋。

我忽地打了一個寒戰，不是冷寒戰，但是一個奇怪的憂鬱的寒戰。

我急速地走，在這樹林裏顯然是孤單的一個人，不知爲什麼恐怖起來，由深深的孤獨，不省人事的樣子，忽然之間，好像有人跟着我，在我底腳後走，很近，可以摸著我的樣子。

我遽然轉過身來，只是我自己。只看見有直直的寬寬的道路，空空的道路，高起的道路，空洞洞的怪可怕，在那一方，也是渺茫的失了眼界，完全一樣地使人恐怖的。

我閉上了眼。爲什麼！我很快地轉了一次脚跟，如耍了一次車輪。我幾乎昏倒；我睜開眼一望；樹木在跳舞，大地在飄蕩；我恨不得坐下。啊

！我再也不知從那兒來在了這裏呢！

奇怪的記憶啊！奇怪的，奇怪的記憶啊！我再也不知道什麼了，我已由那旁起身轉向右走，又回到引我到在森林地方的路徑上。

六月三日——可怕的在夏之夜，我將要去幾個星期，一定作個小旅行再回來。

七月二日——我回來了，我底病痊愈，此外我已經作了一個動人的遊歷。我參觀了我沒有去過的聖米射山。人們和我一樣，當着到在阿夫郎

失城，就將近一天之終了！這城市是在一個小山上；人們領我進在一個在  
城市一頭的公共花園裏，我發出歎賞的喝采來。一個彎曲的小海灣伸展在  
我底面前，一望無際，在相隔的兩岸之間，迷濛在深遠的濃霧裏，那裏的  
廣遠的黃色的海灣，在金色的光亮的天空之下，却增了些暗淡色，砂石中  
豎起着的一個奇怪的山尖。太陽將隱沒了，天涯還發燄呢，在岩石側面畫  
圖。那岩石在尖頂上保持着一個變幻不朽的大作物。

自黎明，我向聖米射走去。海是矮矮的如昨天晚上一樣，並且我聽見  
在我面前張掛着，這時一面望海而靠近一個奇異的修道院，在走了許久之  
後，在非常大的一片石塊上遇見了一個在大教堂統治着的城市。我攀登矗  
立而狹小的街道，進在了最可歎賞的爲天主建築的古住所。其寬廣如一座  
城，滿是匾式的房廳，在虛弱的圓柱支撐着的高而弓形的迴廊下。我進在  
巨大的花崗石底珍品裏，其淡泊如一塊花紗似的，上面是些小鐘塔，在這

風使凡百事物皆厭煩，牠仍是嘯，牠仍是呻吟，牠仍是怒號——經看見了嗎？您能看見嗎？但是牠永久是存在着。）

在這簡單的議論上使我沒的可說了，這僧人是位慧者或是位愚者，我不能確然決定；但是使我沒的可說。他所說的那些話，我時常這樣想過的。

七月三日——我沒有睡好覺；一定沒有睡好，這裏有一個患瘧疾者的感應，因為我底車夫和我患了一樣的病而痛苦了。當着昨天回來時，我看出他那奇異的蒼白面色。我問他說：

——你有了什麼症癥咧，阿昂？

——我不能够休息過來咧，先生，這是我底夜當了白天。自從先生起了程，這種事情，好像一個命運似的壓迫住了我。

然而其他的些傭人，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很怕我底舊疾復發，我。



七月四日——真的，我害病了，我底那些舊夢魔又來了。就是這夜。我覺得一個人蹲在我底身上，並且他底嘴在對着我底嘴，在我底唇間吸我底元氣。是的，他窒塞住我底元氣在我底咽喉裏，如同將要制死一個蝗蟲一樣。以後他飽了起來，並且我，我也醒了，如此地受了擊傷地，破破地，絕滅地醒了，我不能再搖動。這種情況還接連下幾天去時，我一定就再走了。

七月五日——我失了靈性了嗎？這是如此奇怪的已過了前夜，我底頭腦迷惑了當我做夢時！

我每夜如是，我方用鑰匙關上門；又渴咧，我喝半杯水，而我偶然看見我底水晶瓶是用清水一直滿到塞子口。

我便睡去，而我陷在受了可怕的毀害有兩點鐘之久的抽出身子來以後的非常困睡之中。

請你畫個睡人，人們使之煩惱的睡人，並且小刀插入肺臟裡醒來的睡人，並且他喘氣，並且他將死，並且他不懂——那一切的煩惱。

究竟我恢復了我底靈性，我重新喝了水；我點了一截蠟頭走向桌子，桌上放着一個水晶瓶。我拿起來俯在我底玻璃杯上；一點也不流水——牠是空空的！完全是空空的！起初，我毫不知道是怎的；以後，忽然我又受了一個可怕的感動，我恨不得坐下，我寧可倒在一個椅上！以後，我在一跳間，再直立起來爲的繞着我身旁凝視，以後，我再坐下，被驚愕與恐怖而狂亂了，在透明的水晶瓶之前！我目不轉睛瞻望牠，推測着猜想。我底手戰慄了！這里曾放過水嗎？誰？我？我，沒疑嗎？這只能是我！好了，我乃睡夢中起來而作的夢，這時刻，我是魂不附體了，如同有兩件分不清的事情纏繞着，或一個異外的不可知的且不可捉摸的奮激的事情，正當我們底靈魂麻木了，是時時刻刻來纏繞我的，我們底生擒的身子受了屈服時

，好像服從我們自己，或是還要甚呢。

呵！誰知道我底可厭惡的憂慮啊！誰知道一個精神壯健的，腦子很清醒的，充滿了靈性的人戰戰兢兢地穿過一個當他睡覺時消滅了水的水晶瓶凝視的情緒啊！並且我在這情況直到天明，不敢歸於我底臥牀。

七月六日——我成了瘋顛者了。這夜有人又喝了我那水晶瓶裏的水；那如我先把牠喝了！

然而這是我？這是我？這是誰？誰？呵！我底天呵！我成了瘋顛者了！誰救救我呢？

七月十日——我要作些特別的嘗試。

我決定是瘋顛了！但是呵！

六日那天，在睡覺以先，我坐在放着葡萄酒，牛乳，清水，麵包和蛇蛋果的桌旁。

人已喝了——我已喝了——所有的水和一些乳。人不動酒，也不動蛇蛋果。

七日那天，我已重新一樣地嘗試了一次，又得了同一的結果。

八日那天，我拿去了水和乳。沒人動不點。

究竟九日，我又放在桌子上水和乳，但只是用白紗布包封着水晶瓶，且用細繩結住塞子，以後，我用鉛粉抹我底唇，我底鬚鬚，我底髒手，我便就寢了。

勝不住的困睡逼住了我，不久殘酷的猛醒追了來。我毫不感動；我底被單上不見水底痕漬，我就突進在桌旁了。貯藏着瓶子的白紗潔淨的在着。我解開小繩，恐怕着跳動。有人早把水全喝了！有人早已把牛乳完全喝了！呵！我底天呵！…………

我要立刻起身上巴黎了。

七月十二日——到了巴黎，第二天於是發迷了！我便是我底痿痺空想的玩藝兒，非此我便不真是睡夢中起來而步行，或羅了一個明瞭的信仰，到了現在提起來仍覺得奇怪。在所有的情形，我底顛狂染起狂病，而在巴黎二十四點鐘足可以使我置於平穩。

昨天，在遊逛和參觀以後，在我底靈魂中過了新而活的氣象，我在法蘭塞戲園吃了晚餐，這園裏演了一段小仲馬，這活潑的精神有醫好我那病症的功能的。一定的，為智慧底活動孤獨是有害的。我們必須，我們不斷地思想並且說話。當我們長久是自己底時候，空虛的幻影是要繁殖的。

我由大街很愉快地回到店裡，肘碰人的羣集中，我正重的想我的恐怖，我計畫下星期的情況，因為我相信，是的，我相信，的確我相信一個不被看見的東西住在我底屋頂，何其我們底精神是脆弱而竭力的，且很快地自入迷途，自從一個不可思議的小事件使我們感動了以後！

在結束的地方由這簡單的幾個字：（我不懂，因為理由逃遁了。）我們立刻留下一個使人恐怖的神秘和靈異威權的影像。

七月十四日——民主國底紀念日，我在街上游覽。爆竹繁聲和旌旗招展欺罔了我相似一個小孩子。並且到了一定的日期，由政府底布告，這就是畜生底欣喜。百姓是一個無知的羣集，不多時，不省人事似的被動，而不久猛惡似的叛亂，人對他說：（消遣吧。）他就取樂。人對他說：（你同鄰人擊打吧。）他就去拚命。人對他說：（爲了皇帝投票吧。）他就投票爲皇帝。以後，人對他說：（爲了民主政體投票吧。）而他投票爲民主。

這些人們如是傻地受指揮；但是到了聽人命的地步，他們聽命，不否認那些事，無結果而錯誤，就是他們底主義，這就是在世間看作一定不變的意志，在世間確乎是什麼也沒有，既然壽命是一個幻境，既然名望是一

個幻境。

七月十六日——我昨天見了些件事騷優我許多：

我在我表妹家裏吃午飯，這位撒布甫太太，是李某日第七十六獵者之婦。我同着兩位少婦，一個是醫生之婦去找着了她。巴耳醫生正在這裏，他很常於治臨時發生的神經的病症，在這時正試驗催眠術與催眠感應呢。

他在英國書上和在昂西學校的博士學到的不可思議的結論，敘述了很大工夫。

他開始告訴我的如此奇怪的事情，我完全不相信的公佈出來。

（他認定：我們是在最有關係的萬物蘊奧的發明一點上。我要說，最緊要的蘊奧之中的一個在這地方；因為萬物一定在這些事上有特別關係，在命運中。從人們思索，從知道說了和寫出思想以來，由着一個不可思議的奧妙感覺到了他們的官能底粗糙而且不完全，並且他發奮用他底聰

明能力補無能力的器官。當這聰明還在幼稚的時候，這看不見的煩惱的現象凝結了恐怖的形態。由那地方得民心的信用全生出來，神靈底聖傳，仙女底聖傳，悅人的聖傳。我就說天主底聖傳吧，我們底一些信仰，因為我們創造物的理會力，全是最平庸的發明物，最愚昧的發明物，便是人類恐怖的精神最不可受的出路。福祿特爾 *V. Ltaire* 底言談太謬誤。（天主造人在他底影像中，但是人，人到了歸於天。）

（然而，自從這一世紀以來，人們預覺到幾件新東西。米思麥 *Mesmer* 和我們幾人已走到一個新的路上，自最近四五年以後，我們實在是得了美善的結論。）

我底表妹，很是如此懷疑的，她微笑。巴耳醫士向她說：——我希望你入睡，你願意麼，太太？

——是，我願意的很。



她坐在椅子上，並且他開始凝視，正在奪她底心。我，我突然覺到些驚恐，心跳打起來，咽喉收縮起來，我看見撒布雷太太病勢加重的雙目，她底嘴角捲縮，她底胸脯喘氣。

十分鐘之久，她睡着了。

——請您坐在她後面，醫生對我說。

我坐在她後面。他放在她手裏了一個名片，一面對她說：（這是一面鏡子；你在裏面看見什麼咧？）

她回答道：

——我看見了我底表兄。

——他作什麼呢？

——他彎曲他上唇底鬚鬚呢。

——現在呢？

——他在他底衣袋內抽取像片呢。

——這像片是誰的？

——是他底。

這誠然呵！這像片今晚在店中就要用着了。

——他在這像片上是怎般模樣呀！

——他拿着他底帽子站著呢。

於是她在這名片上看見，在這白紙片上看見，她好似在一張玻璃片上看見一樣。

兩個少婦，恐怖着說：（够了！够了！够了！）

但這時醫生命令：（您明早八點起來；就往店裏找您表兄，並且懇請他借給您五千佛郎，是您丈夫求您的，是您丈夫求您幫助他下次旅行的。）

說完，醫士讓她醒來。

我一而進店，想到這奇怪的聚會，這我很是疑心，而不在不完全的一點上攻擊我，在不可徵的我那表妹底好信用上，自從幼年時，我認識她如我底心，但現在是在一個有能的醫士的欺騙之下。在她手裏的名片，她不對入睡少婦假裝是鏡子嗎？以變戲法為職業的人們竟作出稀少的特樣事情來。

於是我進屋，並且就寢了。

然而這早晨將近八點半鐘，我被僕人喚醒了，他對我說：

——撒布雷太太請先生講話呢，趕緊。

我急速穿上衣裳去迎接她。

她十分戰慄地坐下。雙目未清，並且，睡頭布未去，她對我說：

——親愛的表兄，我有一件重要事情求您。

——什麼事，我底表妹？

就是我很窮乏對你說說，並且，我需要，絕對需要五千佛郎。

——喝呀！您？

——是，是，或是我底丈夫他讓我擔負。

我如此地吃驚，我格格我的答覆。我自問是否她不是同醫生嘲笑我，是否這不是一個預先的簡明的取笑與很利害的玩戲。

但是，一面留神地注視着她，所有的我那疑惑消散了。她憂慮地戰慄，如是這個手段痛苦了她，並且我知道她已經咽喉間備了嗚咽。

我很知道她十分富足，並且我回答：

——怎麼！像您丈夫那樣的權勢沒有五千佛郎！您思索思索。一定是他讓您擔負和我借錢嗎？

她遲疑了幾秒鐘，如同作了一個發奮爲了追想已經過的事，她回答道

——是，……是……一定是他讓我擔負和您借錢。

——他已經給您寫了信來了嗎？

她仍是遲疑，思索着。我看破了她夢想中的悲苦的事件，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應該爲了她丈夫向我借五千佛郎，於是她敢說謊。

——是，他給我寫了信來。

——什麼時候呵？怎麼您昨天沒有和我說。

——我今早才接到底他來信。

——您能讓我看看嗎？

——不……不……不……信裡有些心腹的密事……十分秘密的……我

已經……我已經渴想過的事。

——好了，這是您丈夫底債務。

她仍是遲疑，她呢喃。

——我不知。

我緊急的樣子表白：

——我就是在這時不能隨意處分五千佛郎，我底親愛的表妹。

她發出一種痛苦的吟聲：

——啊！啊！我請求于您，我請求于您，請您尋得那……

她自奮，她拱手好似懇請我！我聽得她底聲音變了音調；她流涕，並且口吃，窘辱，由於不可抵抗的她已經承受了的規則。

——啊！啊！我懇請于您……如果您知道我何其的痛苦……今天他必須讓我負擔借債。

我憐憫她。

——您不多時就有了款，我可必其如此。

猶喊道：

——啊！謝謝！謝謝！您何其的善心！

我回說：

——您記不得昨天在您家底經過麼？

——是。

——您記得不記得巴耳醫士使您入睡麼？

——是。

——暖！好啦，他命令您今早來和我借五千佛郎，而您在這時就聽了

這催眠的命令。

她思索了幾秒鐘回答：

——既然這是我底丈夫請求借債。

有一點鐘之久，我欲使她確信，但我不能達到目的。

當她已行，我急走到醫士家裏，他方走出來；並且他聽得我便微笑着

。他就說了。

——您現在相信了不？

——是的，那是沒什麼，

——我們去您底親戚家去吧。

她小睡在一個長椅上，累的疲勞了。醫士診她底脈。看了她些時，一隻手伸向了她底眼睛去，由着這個吸力的威權，在不能克勝的力量之下，她不能自主地漸漸地閉上眼。

——您底丈夫只是需要五千佛郎。您將要忘了請您表兄借給您，他對您說的那些話，您不懂。

以後，他喚醒了她。我由衣袋裏取出一件票券來：

——這不是，親愛的表妹，這是你今早向我懇求的。

她是如此地驚奇，我不敢固執。但是我試驗着使她底記憶蘇甦過來，



然而她糊塗了，她相信我是噤笑她，並且欺哄她，究竟她動怒了。

……  
啾！我將回來；我不能吃飯，如是的這次經驗凌亂了我。

七月十九日——許多人對於我敘述了這件偶然的事後，全是嘲笑我。我真不敢再思索了。明理的人說：（或者麼？）

七月二十一日——我在堡瓦吃了飯，我便在水手們底跳舞會場裏過了一晚。各處底與場所底消遣。相信靈異的是在哥歐里耳島上，將是最高之點……但有上在聖米射山頂高麼？……但有上在那藍天

之際的高麼？我們可怕地受了我們周圍的感應。下星期我又回到家裏來。

三十日——我是又回到我底屋裏了自從昨天。一切都好。

八月二日——沒有一點新聞，壯麗的天氣，我閱報看到來因水流  
咧。

八月四日——我底使役們吵鬥。他們請求人們破碎了酒杯，夜間，在衣厨那里，僕人被庖人誹謗，庖人被管衣服的誹謗，管衣服的誹謗其他的兩個。誰有罪呢？究竟說不出！

八月六日——這次，我不是瘋癲。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我不再躊躇，……！我看見了！……！我更冷到指尖……！  
！……！我更恐懼一直到骨髓裡。……！我看見了！……！

兩點鐘的散步，在充滿日光的薔薇植物底花壇上……！在正開花的開始放着香的秋薔薇花上。

我站住在看一個爭鬥的巨獸，帶了三朵燦爛的花，我看見，我分明的看見，離我很近，這許多摺疊的玫瑰色的花莖裏有一枝，如同一個看不見的手在那裏彎曲拋，以後斷下來，如這手將牠折了！以後直起來，隨着一道孤線已證明出一隻臂作了個彎曲形，懸掛在透明的氣色裏，只是單獨的

，不動的，使人可恐怖的紅斑在我面前三步之遠。

過度的奮激，我投身向那件東西，爲的是捕住牠！我毫無得著；牠已是消散。於是我狂暴的忿怒我自己；因爲不許有理性而莊嚴的人有這同樣的幻覺。

但這是一個好幻覺嗎？我退回來了爲的是尋找花莖，而我立刻在涼爽的破壞的灌木上找着了。在兩個旁的玫瑰存留在樹枝之間。

好了，思想凌亂的我又回在家裏，因爲我是一定，現在，一定如晝夜之輪流，一個不能看見的東西靠了我生存，牠自滋養乳和水，牠能摸物件，能拿物件和改變物件的地位，因此天賦了一個有形的天然物，雖然由我們底感覺很覺不到的，並且牠如我一樣地棲息，在我底屋頂之下……

八月七日——我睡地安靜，他已喝去我水晶瓶中的水，但是毫沒有擾亂了我底睡眠。

我自問我不是瘋顛。一面散着步不大工夫，沿着河的大太陽顯出來，我底理性上生了許多疑惑，我一點不瘋顛；除此以外我知道，伶俐的，明白的，明智的在一切的生命上存留着。他們完全很明白地說，輕捷地說，深奧地說，忽然他們底思念，觸了他們底瘋顛的暗礁，裂破成一塊一塊的，散亂而沉沒在這使人恐怖的而狂暴的充滿了跳躍的波濤，充滿了迷霧，充滿了颶風底大洋裏。這個人名之曰（狂病。）

一定的，我相信我是瘋顛，絕對的瘋顛，如果我不自知，如果我完全不認識我底情況，如果我完全不充分地測度分析，敏悟地分析。那末我不是一個幻覺的推理在假寢之時。一個不知的擾亂將生在我底神經裡，其中的一個混沌試驗記出，並且生理學家今天確定出來；並且在我底靈魂中確定，品級與我底思想底理想裏確定，一個深奧的縫兒。這些現象好似在夢中引我們穿過最虛幻的幻燈畫遊行，我不驚歎，因為檢查者底裝飾，因為

批評的意志是迷惑了；當其夜不眠與工作的富想像底才幹。不能一個看不見的腦輪盤在我身上發見了瘋顛嗎？一些人們，到了變故的結果，失了專名詞或動字或數目字底記憶力，或者只能記得日月。思想所有部份的所在被今日顯露出來。然而，怎地不驚異我底批評的一定不能實現的幻覺，然竟在我自身麻木了啊在這時候！

我記得沿河岸走的時候底一切景況。太陽底光明在水面浮動，讓大地愉快起來，充滿我底爲了生命的愛情底凝視，爲了在我眼前好看的輕快地飛的燕子，爲了在我耳中震動是一個幸福的河草。

漸漸的，但是一個奇異的憂鬱感動了我。一個力量，我覺得，一個隱伏的力量麻木了我，止住了我，阻止了我走遠些，在後面喚我。我感受了這令你憂愁的回去的痛苦的需要。當着人們住在易致疾病的居所，並且預想一個病症的危篤捉住你。

所以我不得已，一定要回在家裏，在我底屋裏一定要發現一個壞消息，一封信或一件公文。什麼也沒有；我很驚怕而且掛心地住下，是否早就有了些新的虛構的幻想。

八月八日——我昨天過了一個可怕的一晚。他不再顯露，但我覺得在我近旁，有人偷視着我，注視着我，感動着我，制御着我並且真可怕，他如地藏匿着，他底現存的不可看見的靈異的且有恆的現象喚起我底注意來。

然而我已經就寢咧。

九日——毫沒什麼，但我害怕。

十日——毫沒什麼；他明天什麼時候到？

八月十一日——永無什麼；我再不能同這個畏懼和這個混亂的思念在我底靈魂中而住在家裏；我要起身。

八月十二日——晚十鐘——完全一天，我要走去；我不能。我要成

了這很易自主的行爲，簡易的自主的行爲——出門——上在我底車上爲往魯昂去——我不能。爲什麼？

八月十三日——當人害病時，一切有形物底權限似乎破碎咧，一切的勢力絕滅咧，所有的筋放鬆咧，所有的骨頭變成了流動如水似的肉。我盼望那些我的合法的精神的奇異而致憂苦的方法。我再沒有力量，毫無勇氣，在我底身上毫無威望，毫不能到在新的欲求。我不能再欲望；但有人能够替我；我聽命。

八月十四日——我迷惑了。一個人得我底歡心且模範我！一個人聽命所有的我的行爲，所有的我的動作，一切的我的主意。我一点也不對於我的，沒有一個受制馭的觀覽者而被我所成就的事情所驚怖。我願意出門。我不能。他不能；而我留居不走，過度激奮的，戰慄的，在大椅子裏他抑制我坐住，我只是願意起來，立起來，究竟還相信我是自主。我不能

「我是被釘在我底坐位上；並且我底坐位相連在地皮，絕無一種力量使我們起來。」

後來，完全由着一下，必須，必須，必須我去到我底園子裏面採取蛇蛋果吃！呵，我底上帝！我底上帝！我底上帝！他是一位上帝吧 如果他是一位，拯救我呀！保全我呀！救助我呀！赦免吧！可憐吧！恩惠吧！保全我呀！呵！多麼痛苦喲！多麼困難喲！多麼可恨喲！

八月十五日——實在的，這是怎麼被迷而且被治服呀我底可憐的表妹，當她來向我借五千佛郎時，她是受了一種外來的欲求，如同另一個靈魂一樣，好像另一種寄生而且管轄的靈魂一樣，那麼我底生命就完了麼？

但是這看不見的教訓我底這事，是什麼呢？這不可認識的，這一種超人的閒蕩？

那些存在着的不可看見的東西呵！也是，怎麼自從世界之發端不由着



一個簡捷的方法表示？如同他們爲我突擊他？我從沒看到像我住所內所經過似的。呵！如果我離開這裡，如果能走開，逃去，並且不再回來！我將是得救了。但是我不能！

八月十六日——今天我已經能逃出來了，當着兩點鐘，如一個囚犯得了釋放，有了出監的運氣。我覺得我忽然自由而且離他遠了。我已很快地整頓了駕車而到了魯昂。呵！多麼喜歡呵對一個相信的人供獻言辭：（請您上魯昂！）

我不留站在圖書館前，我預備詳細的醫治我，請了醫士何頓思多，這人是在不相識的人世間底上古底與近代底住家。

以後，我跳舞似的步伐再到山頂，我已要說：（到在站頭了！）我喊叫——我沒有說，我已經喊叫了——用一個實在大的聲音，就連過路人也覺得是：『到在屋裡了，』而我被降服，憂慮使我癡狂，在我車裏底坐褥

上。他探看我再找尋我。

八月十七日——呵！怎樣的夜間呵！怎樣的夜間！並且我似乎應該使我快樂。直到明早一點鐘，我已念了何賴思多——研究哲理且研究神學說底醫士，他已經著了一本神話史書，這書上用一切玄妙的事物發揮那些哲理和神說，纏繞住了人或看了牠而起深思，他敘述他底原始，他底產業，他底權勢，但是絕沒有不彷彿惹起我底煩惱。自從他思想，已說明了人類，已經推知而已已經畏懼一件新奇事物，比他還利害，他底相繼者在這世間，並且自從有感覺性的教堂門前之長廊不能由這主宰逆料萬物，在他底驚恐之中他已建立了，所有的空虛的人民由着隱伏的事物，模糊的幽靈自恐怖中生出來。

可就是，一面念着一直到在早一點，我隨即靠着我那開着的窗前坐下，爲的是使底額清涼，且在蒙昧而靜謐的曉風裏，提醒了我底思想。

天氣很好，是個微溫的天氣。如同我早先愛過的那夜間！

沒有月，星星在閃光的黑天底裏戰顫。牠們棲息了這世界？怎樣的外觀，怎樣的活，怎樣的動，什麼草木是在那一邊？這些個在遠的宇宙裏想，牠們比我們知道什麼？比我們能什麼？比我們認識的看見了什麼？牠們之中的一個，一天或旁的一天，穿過了宇宙，他不出現在我們的世界爲了征服，如都爾蒙『Normands』往昔穿過了海，爲抑制比較弱的人民。

我們是如此衰弱的，如此鎮定的，如此無知識的，如此微小的，我們其他的，在這卑鄙底旋風裏輪流浸漬在一滴水裏。

在黃昏底新鮮風中我自沉靜地一面如此地深思着。

然而，睡了四十分鐘左右，被知不清的昏昧的而奇怪的感動喚醒，我不驚奇地睜開了雙目。我首先沒看見一點什麼；以後，忽然，我覺得好像一篇字紙展在我底桌上打轉兒。這時毫無空氣從我底窗間吹進來。我驚歎

並且留神。四分鐘的工夫，我看見，是，用我底雙目看見一張旁的紙自起自落在桌子之前，如有一個手指披閱書報似的。我底靠手大椅是空的，好像空的；但我知道他是在那兒呢，他坐在我底坐位上，並且他念。由着狂暴的一跳，由着叛亂的禽獸底一跳，他要剖開他底制馭者。我穿過我底屋子爲捉住他，爲抱緊住他，爲殺了他！……但我底坐位，在我已注意以先，自轉如人在我面前速過似的……我底桌子搖擺，我底燈墮地而熄滅，我底窗子閉上，好像一個襲擊的惡人在夜間要突進，我很廢力地撐執着雙扇門。

於是，他自救了；他早已恐懼，怕於我，他！

好了……好了……明天……或最近……無論那一天……我要抵抗他在我底雙拳之下，且擊碎之於地！是不是狗們，有幾次，不咬而且不虐待其

主麼？

八月十八日——我正天地幻想。呵！是，我將要聽命於他，隨着她的刺激，成就所有的他的願望，讓我謙遜，柔順，杜弱，他是最利害。但是一點鐘快到了……

八月十九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一切：我在科學世界雜誌看見這些：「一個够少有的新聞從 *Ris de Janeiro* 傳來。一個癲狂底流行病，可以和歐洲中古時代底人民傳染病底狂疾相稱的，在這時候流行於桑波樓省城，一些狂亂的居民離開他們底家，拋棄了他們底村莊，捨棄了他們底耕耘，他們追逐，被迷惑的，受制御的如一個人飼家畜，雖然不可看見的事物是很明顯的，一些蝙蝠底種類仗自己生計哺乳，當着牠們困睡時，並且牠們在皮袋裏喝水和乳，不顯露出有食物。

（白德歐教師伴同着許多博學的醫士，已起身上桑波樓去咧。究竟在那地方考察了這些奇異的狂疾底來歷和現況，向皇帝建議了些——最清潔

就可以復活這些人底昏迷的種種方法。

呵！呵！我追想，我追想最好看的蘭木的旗竿，牠在我窗前正向來因走着，五月八日以後！我覺得牠實在美觀，實在潔白，實在愉快！來自那邊，那邊他們底子孫已生咧！而他看見了我，他已看見了我底一樣潔白的住所；他底船在河岸跳躍了。呵。我底上帝！

在現在，我知道，我猜着，那人底勢力完了。

他已來到，這是誠實之人民的最大恐懼，神父念起咒來，鬼神在黑的夜裡出現了，還沒有看見他呢，世間暫時的主人推知所有的地祇的（地祇是守護地中寶藏的——譯者）神靈的，英傑的，仙女的，死鬼的奇怪的或優美的塑形。在最初的驚愕的平凡之理會力以後，最聰明的人已經顯然地預覺到了。米思麥早就看破了，還有十年以來的醫生們，已經用一種正確的方法發明出來了。在他的施行權威前的萬物，他們被皇帝的新武器玩弄

，一個神密的願望在人的靈魂上成了屈服者。他們稱之為磁力，催眠術，引意……我知道什麼？因為這可怕的威權，我倒像個不謹慎的小孩子取樂，痛苦臨到我們身上了，呵！臨到人類上了呵！他是來到；歐……歐……他叫什麼……歐……我覺得他叫我的名子，我不用聽……歐……是他喊叫……我細聽……我不能……再三地說……歐……歐兒拉……我已聽見……歐兒拉……就是他……歐兒拉……他已來到！……

呵！禿鷲已經吃了鴿子，狼已經吃了綿羊，獅子已經吞噬了尖角的水牛；人已經用了箭，利劍，火藥，殺了獅子；但歐兒拉要玩耍人如我們玩弄了牛和馬；任着他底威勢的所欲，作了他底物件，他底奴隸和他底食料，痛苦臨到我們身上了呵！

但是，有時獸自謀不軌，傷殘了制馭牠的獸……我也是如此。我要……我能……但必須認識他，接觸他，看見他！博學者說獸底服和我們

的有異，像我們這樣毫無區別，……我底眼不能區別新來的壓制我底東西。

爲什麼？呵！我現在追想聖米射山上底僧人之言談：（我們看見過各地都如此過活嗎？喂，這不是？風是自然界力量最大的，風傾跌人們在山谷，暴雨是拔去樹木底根，搗動樹木底身，揚起高山似的海浪，把海岸底懸崖破壞了，把航海的大船扔在沙灘上，風使凡百事物皆厭煩，牠仍是嘯，牠仍是呻吟，牠仍是怒號——您看見了嗎，您能看見嗎？但是牠永久存在着。）

而我還思索：我底眼是實在的弱，實在有缺點，這就毫不能區分堅硬的體軀，他們全是透明的如玻璃呵！……我底路程是一面沒塗抹錫泥線的鏡子，拋置我在上如同鳥兒進在屋裏頭撞着玻璃一般。千種以上的東西欺誤了並且迷惑了麼？什麼驚愕，是了，他毫不知道穿望一個不相識的軀體在光明橫過中。



一個新事物呵！爲什麼不是呢？他應該確然而來呵！爲什麼在背後接近我們呢！我們毫不看他，如同許多旁的叫聲在我們面前呢？這就是最盡善盡美的體質，他底身軀比我們底又纖細又完美，我們底身軀實在軟弱，覺得出極疲乏的器官的阻隔是實在的拙笨，時常受十分錯亂的權力的制服。因爲我的身軀如一個草木和一個畜生似的活着，正在艱難地謀食物，菜和肉食，獸類在患病時，患肺氣腫時，就成了掠護物。秩序不好的，天真的，奇怪的，醜的智巧，平凡而纖弱的成績，是能變成聰明和壯麗的，使人愉快。

我們是這麼一個人，在世間實在卑小，自從牡蠣進化到了人類。爲什麼不比一個多，一次成就時代由所有的各種性質發見這許多嗎？

爲什麼不比一個再多？爲什麼也沒有樹上不動的花，榮耀而薰香了地方的花。完全麼？爲什麼沒有一種旁的火底成分，空氣的成分，地和水底

成分？——他們是四個，不祇四個，這些滋養天然物底神呵！有多可憐呵！爲什麼他們不是四十個，四百個，四千個！怎麼都是窮困，卑劣，慘苦呵！愛財若命似的給人。乾燥地發明，粗野地作事！哦，象，河馬，多麼寵愛呵！好美妙的駱駝呵！

但是你就說吧，蝴蝶！一片花兒似的飛翔！我幻想其中有一個將來大如百個宇宙，我就不能觀察翅膀底狀態，美麗的顏色和動慄了。但我看見了……牠從這個星星上飛到那個星星上去，調和的吹拂和輕巧的打轉兒，清涼了一切，薰香了一切……那高處的人們注視着牠飛過，出神而心醉！

.....  
我有什麼？這就是他，他，歐兒拉，他使我煩惱，他使我想瘋狂！他是在我身上，他變成我底靈魂；我將來殺了他呵！

八月十九日——我將來殺了他。我已看見他了。我昨天在桌邊坐了一晚；我覺得很留着神地寫字。我很知道他將要繞圍着我閒蕩，離我很近的，實在很近的，實在近，我或者能摸着他？捉着他！好了，……我將有無盼望的情況；我有我底雙手，雙膝，胸，額，許多牙齒爲了勒死他，戰勝他，咬他，裂破他。

我窺伺他用我所有的激發的器官。

我點着了兩支燈和夜間鍋台上底蠟頭，我許能作到，在這光明處發見了他。

我底牀正對着我，一個舊的圓柱的橡木牀；在左，我底鍋台；在右，我底閉的很緊的門，已開了很久的門，究竟把他引誘來了；在我背後呢，一個很高的玻璃廚，我每天用的，爲的收藏衣物，我每次在牠前頭過時，從頭到底，很用心地蓋住。

哦，我方才似乎寫字來，爲地欺詐住他，因爲他也一樣地偷視我；忽然，我覺着我一定是被他壓住我底肩膀了，他的確是在那裏，徐徐地觸到了我底耳朵。

我直立起來，手伸着，圍着我底身旁很快地摸。嘿！好咧？……在那兒如同在白天似地看見他，而我不能在我的鏡中看見我！……鏡子是空闊的，光亮的，深透地充滿了光線！我底影子不在其中……然而我正對着鏡面呢，我！我從頂至底地看見透明的大玻璃。而我用昏迷的雙目注視他；不敢前進，不敢再動一下兒。但是很有感覺性的他在那邊，他還逃脫于我，他那不覺得的身軀已吞嚥了我底反射的光線了。

我是怎麼樣的恐怖呵！以後忽然遠望見了我自己是在一個濃霧之中，在深空的鏡裏，在一個霧中如穿過一個噴泉底水脈；並且我覺得這水從廣闊的水平面左邊慢慢地溜過後，我底影子就一秒一秒地成了最顯明的。這

是如同日月之蝕後一樣。這個不顯露地藏匿我迷惑了明顯的輪廓，但一個不透明的透明，漸漸的清明了。

我究竟能充分地辨別我，如是我每天這樣用心地辨別我。

我早就看見他了！我還在恐怖。他還讓我懷慄。

八月二十日——周圍，怎樣？既然我不能遇見他？毒物？但他把我投在水裏和他參雜；還有我們底毒物，此外他們有一個逃脫其身的結果？不是……不是……毫不疑惑……呵？……呵？……

八月二十一日——我讓魯昂底鎖匠來咧，吩咐給我的屋子作一個鐵打的百葉窗在，巴黎何處也沒有，一定是個特別的客棧，正在沿着堤，由於這恐怖的願望他給我作了，並且，一個同樣的門，我自己留下了一個驚嚇，但我笑了笑……

九月十日——魯昂大路店客棧。已整理齊備……已整理齊備……但他是死了麼？我底靈魂便搖動了。因為看見了這個。

夜來，鎖匠正在修理百葉窗和鉄門時，大敞的到了半夜，涼氣漸漸侵入。

忽然間，我覺到他是那裏，並且一個欣悅，一個發狂的喜悅捉到了我。我徐徐地起來並且我左邊右邊地來回走了長久，爲的毫不使他看破；以後我脫去我底半節靴，忽略地登上破鞋子；以後我閉了我底鐵百葉窗，回身悄悄地走向門，我如是地鎖閉上了門。於是回身向窗，我用洋鎖釘上，我放我底鑰匙在衣袋裏。

忽然間。我知道他繞圍着我搖動，輪到他恐怖了。他開始聽命於我，我該讓與；我不能讓與，但我倚在門上，我微微地開開些，正正地可以走出一個人的樣子，我，因為我是太大，腦袋擱在門檻上。我一定不能放走。

他，我拘禁住他，我自己，我自己。多麼欣悅呵！我殺了他！於是，我一面跑着下了樓；在客廳裏拿來我那兩隻燈放在我底屋裏，我傾倒所有的油在毯氈上，在家具上，在各處；以後我在上加上火，我逃出去，再閉好了前大門。

我去躲避在我底園裏，在桂樹叢裏。這是何其的遠呵！這是何其的遠呵！完全是深黑的，寂靜的，不動的；沒有空氣底一吹，沒有一個星星，一點也不見雲層，但誰在我底很氣悶的，狠沉鬱的靈魂上着想呢。

我凝視着我底房屋，我等待着。這是何其的遠呵！我相信那火正在燒着他，牠；當着一個窗子在火炎衝出之下破裂，一個火炎，一個紅而黃的大火炎，長的，軟的，愛憐的，沿着潔白的壁上去，吻到了屋頂。一道微光在樹林裡閃爍，在樹枝上閃爍，在樹葉上閃爍，一個寒戰，一個如是恐怖

的寒戰！鳥兒起來；狗呼號；我覺得是天要明了，其他的兩個窗子仍就如

是，我看我底住所底下，還沒一個使人恐怖的火災。但是一個叫聲。一個可怕的，激烈的，傷心的，婦人底一個叫聲傳播在夜間，兩個屋頂開開了。『我早已忘了我底僕人！我看見了他們底昏迷的面目，而他們底臂只是顫搖……』

哦，嫌怨的過於激奮，我一面呼號着跑向村莊：（救呵！救呵！救火呵！救火呵！）我遇見了向這兒走來的人們，同着他們回去，爲的去看。

房屋，現在，不再是一個可怕的燦爛的置柴處了，一個可怕的火，在滿地發光，一個被燒的一堆火柴，那邊他正在如是地燃燒着，他，他，我底囚犯，新的東西，不相識的主宰，歐兒拉！

忽然整個的房頂在牆之間消滅了，一個火底噴火山噴至天空。

從所有的在猛火裏開着的窗子處，我看見了火桶，我思想着他是在那裏呢，在這兒失敗，死……



——死？或者？……他底身軀？他底身軀日日使我們厭煩，還不能毀滅了他嗎？

如果他不是死了？……或者只是罷了看不見的和可怕的事物。為什麼這透明的軀殼，這看不見的軀殼，這靈魂的軀殼，如果他應當可怕，他如是的可怕，最可怕，損傷他們，薄弱他們，破壞他們，何其不早下手？

早下手破壞麼？一切的慈悲的恐怖來了！靠近了人，歐兒拉。——有了恐怕的心。這樣他可以正天的受苦，時時受苦，刻刻受苦，恐怕的心只應痛苦了他底日，時，刻，由着一切的偶然變故之後，便不日日受苦，時時受苦，刻刻受苦了，因為他已經接觸了生活的邊界了！

不是……不是……一點不疑惑，一點不疑惑……他不是死咧……好了

……好了……他要使我自殺了，我！……

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脫稿。





一部公開自己的秘密贈給青年男女的創作

## 詩興的友誼

子波，湘靈合著

這是兩個異性朋友實在的來往通信六十餘封編集而成，討論男女社交及文藝上各種問題。裏面有着切實的人生的縮影，他們在這靈魂的小宇宙中時而衝突，時而合一，時而誤解，時而融會，時而曠，時而怨，時而笑，時而紅臉，時而落淚，時而相對默然；始終貫澈着的，是不可言喻的輾轉在冷酷的沖積層似的風俗制度下的悲哀——

「我們只是朋友，始終是朋友，永久是朋友，溫存的巷口，我只是佇立，只是徘徊，決不再往前多走一步……」

「保存着友誼，詩興的友誼，超過戀愛以上的友誼。」

搖摆在過渡時代中的朋友們，要借助於牠！實價五角

書 新 版 出 局 本

一部忠實而巧妙的描寫靈肉衝突的長篇創作小說

愛妻的逃亡

柳風著

全書分九章：一，結婚之夜，二，野愛，三，睡覺的滋味，四，麻藥，五，奇怪的力，六，解不開的纏繞，七，花叢裏，八，快活的日子又來了，九，我們離開。

至於全書內容，為免去冗長報告起見，簡言其大意：

男子因愛其妻，所以不願離開，女的因愛其夫，所以故意逃亡——從愛人的懷裏逃出，變成理想的情人——這作品是青年男女營同居生活的指路燈。

書 新 版 出 局 本

愛的遺留

梅特林克著  
谷鳳田譯

這部戲劇是比利時現存最偉大的詩人梅特林克的傑作，原名「拜梨雅士與梅梨三德」，是以戀愛為「不可抵抗的」作主題的。全篇橫溢著戀愛有怎樣神秘的，能左右人類的大魔力的「一篇悲劇，此篇為表現這思想的名著。前報週報上黃仲蘇先生曾特別介紹過。但無人譯出，現已經谷先生細心譯成中文，可供國內演噫梅特林克名劇的機會，周維善先生作書面，每冊定價四角。

我倆的心

雅風著  
丁丁著

此集乃歌詠愛的戀愛，含有「空虛的心瓶」，「舊手帕」，「類海吟」，「送別」，「伊的心房」，「淚書」……等十四篇，且附有小品文，日記的斷片長篇，兩點合為一個的熱烈而純潔的異性的心在紙上活躍，此書為二人合著，尤為難得，繪有精美封面，連史紙精印，實價三角半。

# 本局出版各書

## 漫雲

呂迅沁著

全書分四輯：寫給亡友的信，小說，詩，雜感，作者對於社會環境的反抗，人生的態度，用極哀婉動人的手筆痛切淋漓的披瀝於本書了，作風之新麗，體裁之獨創，實爲現代文壇上罕有之作，出版後受讀者熱烈的歡迎。洋宣精印，再價四角。

## 長短句

鄭賓于著

全書凡三萬餘言，縱論長短句的淵源及其變遷之迹。著者在序中說：「長短句在文學史上特別提出來講說的，前此無人，實自我始。」凡關心中國文學史的，尤其是想明白詩怎麼變成詞的，不可不手置一編，卷首有播梓年序及自序，洋宣精印，實價三角半。

## 野火

謝采江第一部詩集，內分長詩，短詩，附有歌，落，詞，有播，洗，歌序及自序，每冊三角。

## 愛的浪費

子兮著

這本小說，爲描寫惡的方面的不端方的文學作品，把性的衝動赤裸裸的寫出，凡讀過後都覺得有熱烘烘的東西在胸中顫動。初版方出，銷場無存，爲供讀者要求起見，再版即出，改爲四十八開本，增跋詞兩首，並請周維善先生作書面，裝訂力求精美，每冊實價一角。



本局出版新書

謝采江先生詩集第三種

荒山野唱

每個定價四角

這是謝先生出了野火，夢痕以外的詩，全書分三大部份：

第一部的詩是向社會各方面去寫的，第二部有人說犯難的嫌疑，此上兩部均爲長詩。第三部是短歌，用幾個字表現一種極濃烈的情感，一種生命力的活躍，力強，繡酒，純是漫畫式的。著者的不得已的悲哀，用慷慨的調子歌詠出來，也是夢痕的變調。總之，著者公佈這部詩集，是要求少數同情讀者任壓抑的呼喊之後，去深味那難以哭訴的苦悶。

卷首有張秀中長篇引論，介紹著者的思想，生活及藝術，同時也發表了海音社數作家對於「漫畫式文藝」的宣言。

精美富詩意的畫面，書後附有徵求讀者批評紙，投此稿者均酌有贈品。

# 書叢歌短版出局本

## (一) 夢痕

謝采江著

血色內含短歌一百三十餘首，這帶  
著者揮灑在生活的歷程中所受的傷痕  
是對美的夢兒的怯弱的哀呼，絕不  
視人生的朋友們拿去一讀。

## (二) 曉風

張秀中著

代序，卷首有長篇的「月下三封信」為  
，有作者自己。內含精神短歌一百  
二十餘首，有苦悶的哀音，有美與  
愛的歌，可謂可泣，凡讀過之後  
，都覺得如樂音的彈奏，振盪在我  
們的胸中。  
線裝以上二書，均用連史紙精印，絲  
線每冊一角五分。

## (三) 從深處出

柳風著

日本的俳句，譯到中國後，久已  
膾炙人口。但我國文壇上能運用此作  
風的不多，本短歌帶有「彈力性」，形  
如俳句而有獨立的風調的，現已編入  
短歌叢書中，精選短歌百首。

## (四) 清晨

張秀中著

先生這位美妙女郎似的「清晨」，為張  
真爛漫的作品，產生在曉風之前，  
其作品的風，在一心情的無拘束的歌，  
飄忽。雖然不是著者現在所致力  
的作品，但這嬰兒的呱呱聲留在字裏  
行間。  
線裝以上二書，均用連史紙精印，絲  
線每冊一角。

